



作品：神的遊戲

得獎者：郝妮爾

郝妮爾，一九八九年生於宜蘭，現為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學生。總是迷路與弄丟東西，不過無論是在文學或者是劇場，都希望我能夠走得再久一點。不要害怕迷路，只要記得不弄丟自己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一直以來陪伴我的家人，以及相信我的方尹綸。如果可以，還想謝謝歌手張懸，我日夜地聽《神的遊戲》，也許閱讀這篇作品應該搭配整張專輯聽，才能完整。

佳作

神的遊戲

貓道

你從貓道跌落的時候，我還沒出生。

像幽靈一樣，你穿梭於許多劇場工作者的身邊。每當提到離去的人，我們都彷彿失去語言的能力，只留下破碎的字句，諸如：疲倦、安全、年輕、二十五歲……對，你離去的那一年恰好是二十五歲，就是我這個年紀——一個安全、年輕，輕易就覺得世界讓自己疲倦的年紀。

我第一次看到貓道的時候，立刻就想到你。「貓道」位於舞台上方，距離地面的基本高度，多為兩層樓以上，一條狹長型的走道。道如其名，除非走起路來能如一隻貓咪那麼嬌小輕盈、不偏不倚、不畏高處，否則在初踏上去的前一刻，都會有幾秒鐘的遲疑。因為貓道四周並無扶手，它的存在是爲了調度燈光，讓燈打出來的方向，能夠扎扎實實地照亮故事發生的地方。調燈者彷彿懸吊在一根空盪盪的鷹架上，兩手還不能張開確保自己的平衡，必須想像自己是一名走索人，踏出的每一步都戒慎恐懼，並且——全心全意於光的方向，讓光線，如傾倒杯中清水一樣，一滴不漏地落下去。

周凱。

他們告訴我，這是你的名字。但對我來說，這不比黃昏的光線具體多少。你們都是懸浮在空中的

某種顏色，所有的顏色都是不完全的白光，經過了眼睛與大腦所得到的「可見光」。好像這不是個人名，而是一種顏色的稱呼。而我時常在想，全台灣到底有幾個燈光師，能如你一般被其他人叫出名字？

那是一九八六年，十二月。其實現在只要打上你的名字Google一下，到處都找得到：寫著你因為三天沒睡過度疲倦在貓道調燈時不慎摔下。距離當時已經二十多年，如果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明白燈光的工作不只是要把光打亮，還要看顧好自己；如果工作前曾有人握著你的手，叮囑你小心安全——也許吧，我是說也許，你還能談場舒服的戀愛，有個平庸但美滿的婚姻，會和當時與你一起待在劇場的年輕小伙子一樣成熟年老。到現在我們得稱呼為「老師」了。

然而事實上，當時在做的夢現在仍然只像場夢。時間好像不能夠改變什麼。但過了二十多年的時間，卻生出了我這個門外漢，幾近偷窺的方式，觀察著劇場中不同的燈。

把燈關上

我不是做燈的料，別說爬上貓道，光是雙手攙扶著A梯就讓我戰戰兢兢。總抬高著頭，看一群燈光師把燈架起。舞台上的燈架大多能升降，按鈕藏在大幕後面。我喜歡聽燈光師按下之前，大聲地喊道：「降燈喔！」那股氣勢澎湃的口氣，好像提醒遠方有大浪來襲一樣。燈架緩緩下降，眼神刻不容離，任何一個燈的鬆脫都有可能瞬間壓死一個成人。在這個時候，舞台是屬於燈光師的。

燈具以螺絲旋開或固定於燈架上，上升得再三確認是否牢固。每一具燈都有自己的名字，同時也賦予他們情感與戲劇責任。燈光師說：「我們只給觀眾看我們想給他們看的東西。」就像神的手指一樣，使舞台或明或滅，成為主宰故事的關鍵之手，沉默地俯視人間，看這一場遊戲或者夢。

走入劇場之前，導演操控一切表現；一到正式開演，燈光就握住了生殺大權。得將演員的臉分毫不差地打亮，如同母親生給孩子健全的手腳那樣。只是，比起燈亮的那一刻，我更期待燈暗時所發生的事情。

劇場裡和電影電視劇最大的不同之一，就在於「過場」。一幕接著一幕之間的空隙，演員趁此換裝補妝、舞台crew將場上景物挪移，時空的變化全在幾秒鐘之內迅速完成。在燈暗的那一刻，人眼霎時只接收得到黑暗，並在習慣漆黑的過程當中，舞台上的輪廓一點點地浮現：比如演員下台的方式、哪裡有人上場了、哪裡有道具被搬走了……觀眾分明清楚知道這一切都在發生，卻同時又當做沒這回事，不看、不聽、不聞，等著光再次出現。這時候我總是睜大眼睛努力地看：有人不小心跌倒了、道具掉在地上忘了撿、是誰走出來了？嘿、為什麼地板上有根木刺？黑暗在此時保護著大家不受侵擾，將所有的意外隱蔽其中，好像在告訴觀眾們：「先睡一會兒，等等好戲上場，我再叫醒你！」

而在燈亮的那一剎那，我們真的能夠看見塵埃漫舞於燈光之下，錯以為自己看見了日與月與繁星點點同時存在舞台之中，演員專注明亮的眼神閃爍，凝視前方。

在這少數我念得出名字的燈具之中，最情有獨鍾的就是Fresnel燈。

屬於聚光燈的一種，又不同於初期的聚光燈，光線過於集中刺人，Frenet能打出一圈柔美的光暈，將光線散射至更廣的區域，卻又同時不至於太過離散。就好像電視、電影圈的人常說的「蘋果燈」，能將人臉打出漂亮的光線來，不會過於死白平面，而能深淺印出不同的臉部表情。

不過對於台上的人來說，就沒有這麼浪漫了。

「燈光」對演員們可是一大考驗。我們從觀眾席看每一個角落，都是被照得一清二楚，但若自舞台區看過來，則是模糊一片。你若問過新手演員：「上場看到這麼多人不會緊張嗎？」他們也許會回答你：「哪來的人？我只看到光！」

的確如此，爲了讓舞台區的景物清楚呈現，舞台前緣必定要架起一排燈，直直地照亮演員面部。對場上演員來說，那感覺就像白天時盯著太陽猛瞧，除了眼前花白一片，什麼都看不清楚。除此之外，一場戲常是數十顆燈同時照上，即便場內的空調已讓觀眾夾緊外套，演員們還是熱得香汗淋漓，妝髮全毀。張愛玲說：「愛是熱，被愛是光」。台上的人們在這一刻，被燈打的又熱又光亮，彷彿身陷一種愛與被愛的情境氛圍之中，搞得面紅耳赤、頭昏腦脹。

即便這樣，還是沒有演員不喜歡燈的。那就像是他們身上的第二套服裝，整個劇場的另一位「演員」，操控著全場的氣氛與情緒。

光的記憶

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所謂的「劇場」絕不限於舞台之中，而燈光也來自四面八方。資深劇場大師聶光炎先生，曾如是言：「太陽是全世界最棒的燈光！」

在所有劇場的技術當中，燈光是最需要向大自然學習的一門藝術，同時又需要反芻最久才能發揮、創作的藝術。單是分辨黃昏與黎明的光影，就夠讓人傷透腦筋。假如一個燈光師未曾切身感受八百次的日落與日出，讓城市的熱度隨著晴天或者雨天的不同，烙印在自己身上，他真的能夠營造出動人的光線嗎？

他們得想辦法模仿並且重現：辦公室枯燥乏味的日光燈、相機此起彼落的閃光燈、鬼影幢幢的廊上燈火、汽車駛過鄉間的頭前遠燈。不只是光線的強度，甚至連遠近、角度、快慢、顏色，都得模仿得維妙維肖。即便是一盞路燈的光線，都必須在瞬間召喚起那永恆的、等待的意象。

對我來說，一座路燈能夠喚起的情感實在太多了。可能是源自於年幼的時候，母親老要我在路燈下等她。彼時母親時常加班，父親又分身乏術，等到整個小學的孩子都被接走，連帶路隊的老師都脫下制服回學校了，我還在等母親。雖然母親一次也沒讓我落空過，但不知怎麼地，我就是無法不害怕。那是個B.B. Cat還風行的年代，我常常衝向最近的公共電話快速留言，再衝回路燈底下。燈比月光先亮，在太陽還沒完全離開以前，就照出一圈溫黃的光芒在路面。

我會在路燈底下玩螞蟻或者踩落葉，下雨的時候積水處有蝌蚪，我撐傘看蝌蚪游來滑去。一切都

在燈底下發生，那像是個小型的守護圈圈；小時候的卡通裡面不都會有主角念出好長的咒語、然後畫出一個「魔法陣」嗎？不論多長，我一定都會把咒語背起來，等這時候偷偷地念。魔法陣發出溫暖的顏色，在這色澤之中不必擔心有人看不見我。

對於許多人來說，燈的光線與色調所代表的意義，早已潛移默化至記憶的底層，只是並未察覺。一盞燈能召喚的回憶，有些時候比一句話所帶來的能量要更強。

好比我年長以後，一個人在夜色中蹣跚獨行，走入一圈突如其來的光線之中，抬頭一看，發現路燈矮了，燈也淡了，從前就是站在這裡等待著。我想，等待不必然都是些憂傷的回憶，這些光比記憶可靠。

把我帶走

除了記憶的留存，也是在很早以前，光就掌控了日常生息。

現在我們都將時間的責任，推給鐘錶上的數字。但以前不是這麼回事，時間也許不是像直線似的東西。只是大伙兒儘管絞盡腦汁地想，似乎仍只能用些俗濫的字句，好比流水如斯、光陰似箭、歲月如梭……我們如何能將時間具體形容成「某樣東西」呢？一根旋轉的秒針、不斷撕去的日曆、日夜流逝的巨大沙漏？

這些都不及一場黃昏的光來得令我印象深刻。

我棲身的租屋處，是個狹長型的十坪小套房，擁有一張大床、兩架書櫃、寬敞的書桌、與一面向西的落地窗。

約莫是下午四、五點鐘，落日會離開城市，而餘光從我房間的窗子打進。此一同時，房間內所有的物品都生出了影子：床上的玩偶、櫃中高低不齊的書本與書桌上的各式文物。他們被乾淨的反射在牆面上，從左至右緩緩移動，彷彿注入了靈魂，就要開口講話。在這時候，我什麼也做不了，腦中浮出法國小說家史岱凡·奧德紀所寫下的文字：

每天傍晚五點一到，所有的孩子心裡都難過了起來——

想起了我仍只是個孩子的年紀，想起故鄉的街景，與曾經陪同我迎接落日的人們；想起每到這個時候，必定會在屋外巷弄裡頭，四處呼喊我回去晚餐的母親。

——因為在這時候他們漸漸意會到，什麼是光陰。

眼睛眨巴眨巴地望著這面牆，望著影子由一邊投射到另一邊，那像是某種人生的跑馬燈，無法拿相機捕捉。只能這樣安安靜靜地看著黃昏走過，牽著我的手，把一點點的我也取走。

在這極短暫的一刻，我相信了世界上是有神的。無論是在現實，或者是劇場裡的魔幻時刻。

走入了劇場，時間這回事，便與門外的世界完全阻隔，以不同於外在世界的方式爬過。外面被定義好的時間觀念，在此都不通用。這裡的光擁有自己的解釋，交織交錯成不同的世界、不同的場域，投射進各式人的眼裡，撩起來各自的情緒。對這些觀看者來說，每盞燈的打落都是多麼地相似，又多

麼不同啊！

嘿，周凱。

我永遠也無法從離去的人身後，得到一個答案。只能暗自懷想，你跌落下去的那一刻，燈光在你眼前飛逝，畫面也許勝過任一處讓人屏息的景色。假如真的有來生，來生你是否依舊願意成為上帝的食指、替劇場發光呢？

在這個神奇、迷離的世界之中，我們的生命仍然只需要一個失足，就會永遠離去。對我來說，你已經成了這些技術人員上工前握緊他們的那雙手，叮囑著小心安全，讓這片奇異的光景能有完滿的落幕。

我坐在觀眾席裡頭，正等著大幕升起，屏息聆聽戲劇開演前的聲響——紛至雜沓的腳步聲，有人翻閱節目手冊，有人懷著第一次走進劇場的忐忑，搧風、閒聊、關閉手機電源。燈就要暗下，如同一張黑色緞綢輕柔罩上，蓋去場內擾攘，四周闐靜幽暗。

不必導演下指令。我們只需要安靜地等待。



評審意見

徒然的呼喊

◎周芬伶

在劇場中追思二十幾年前，在「貓道」墜落身亡的劇場工作者周凱的死亡及其聯想，不管是題目，開頭與企圖極吸引人，令人期待的同時，這篇文章沒撐起來，力道不足，周凱讓作者相信世界有神及劇場中魔幻時刻，如此莊嚴的架構，卻缺少血肉，不僅人物事件模糊，作者與死者的對位關係亦未見處理，被一再呼喊的名字——周凱，彷彿只是個空洞的符號，他似乎出席了，最終是缺席成為被分解、消解的符號，作者如果能還原當年事件，賦予這樁悲劇一點意義，也許能讓現代的讀者了解此人此事。這樁曾經轟動的事件，也許本身即缺少充足的情節可以發揮，且時移事往，現在年輕人大概很少認識此人，作者的呼喊是對劇場之神的召喚，文筆具有靈氣，只是如何讓這一句句呼喊不成為徒然？